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陸月舫

曹柳平，武林世家子也。少好讀書，略觀大義，不求甚解。家故巨富，有園林池館之勝。性喜遊覽，良辰令節，必招賓朋小集，或賦詩作畫，或覓句聯吟，率以為常。詩苟不成，弗相強也。園中有池甚巨，寬廣約數畝，遍栽荷芰、菱芡之屬。一日，將近中秋，月明如晝。生方獨酌於亭上，忽聞空中笙管悠揚。出亭仰而視之，見天際一畫船，彩雲護之，漸行漸近，既而漸下。生喜極欲狂，招之以手。船首一人，長髯飄拂，俯視生而笑。生命設香案，叩首默禱，求仙人俯履塵世。禱未畢，而仙船已下降池中，容與中流。船中燈火輝煌，東西列坐約四五人：長髯者作羽士裝，踞坐船頭，高吹玉，聲可裂帛。居中獨坐者為白袿少年，斜揮羽扇，瀟灑不群。西面一女子作道姑妝束，舉杯未飲，若有所思；東面並坐二人，皆七八歲女郎也，其一支頤不語，其一抱琵琶唱《懊儂曲》，宛轉纏綿，令人銷魂蕩魄。舉家驚駭。生戒勿出告人，園門悉加扃鍵，令僮僕肅侍無嘩，爐中多炷檀旃。逕持刺棹小舟往過。長髯者欣然起立，向生曰：「子亦來乎？洵有緣哉。」遜入艙中，與少年相見。少年亦起為禮，曰：「虛左以待者久矣。」指道妝女子曰：「此藐姑射山仙子也。二千年未入紅塵矣。」指支頤者曰：「此謨觴中司芸仙子，專管天下書籍。今聞下界天南遁叟將其生平著述盡付剞劂，仙子將取其初印善本，收之別館，特往下方一行。」指唱曲者曰：「此絳雲閣仙子，與君有二百年伉儷緣。」正言及此，琵琶划然遽止，聞言，雙頰為酡，遽以席上紫葡萄擲少年面曰：「同是遊戲人間，何得造語底人？」少年笑曰：「他年卻扇時，當以一杯為壽。」女遂俯首，拈帶不語。生視其豐度翩躚，姿容秀曼，不覺心為之動。少年於生及女前各飛一觴至，曰：「即以此為合巹杯。」生舉杯一吸而盡；女含羞，幾若無地可容。生睨之，益增其媚。長髯者曰：「倉猝間遽談婚姻，本太孟浪。今請男女合坐，洗盞更酌；有人游語者，罰以金穀酒數。」於是長髯者與藐姑射仙子同坐，少年與司芸仙子同坐，絳雲仙子逡巡欲避去，長髯者以綠玉巨斗注酒滿其中曰：「能浮三大白，再請言他。」女乃偕生並坐。拇戰飛觴，各極其樂。少年曰：「今夕西湖月色當更佳，盍往觀乎？」長髯者曰：「善。」即命舟子飛而去，須臾已至。澄波若練，萬籟無聲，六橋煙柳，涼露如沐，遠處但見漁火兩三而已。生思天河中當別有妙景，昔年張騫曾乘槎一至，應非鑿空語，因問少年曰：「子船得毋自天河中來耶？」少年曰：「此乃月中畫舫，嫦娥所制，每夕打槳以迎後羿者也。今宵嫦娥應西王母招未返，余故借之以作清游耳。子欲游天河，當偕子一行。」即喚舟子轉舵。適值風順張帆，其行甚捷，惟見天星歷歷在船旁，手若可摘。最後入星叢處，即天河矣。其清徹底，望下界若琉璃。行漸進，益覺奇寒不可耐，齒震震作聲。絳雲仙子視生而笑，因於袖中出衣一襲授生，令生服之，曰：「少頃至月宮，恐益冷也。」生視之，質係輕，柔滑無匹，渾織無縫，真天上五銖衣也。服之，體頓和暖，向女申謝。少年笑曰：「但此一端，未足以見阿卿之愛婿也。」

言未已，舟子報入廣寒宮河界矣。兩堤俱種桂樹，殆不下萬株，正當花開，芬芳徹遠近；桂實繽紛，多墮河畔，河水亦為之香。少年即命雜舟，俱攜仙子登岸遊玩。廣寒宮闕皆以水晶築成，內外通明，表裡透澈，人行其中，歷歷皆見，無遁形也。西偏嵒巖聳霄漢者，曰七寶樓台，乃以諸天寶貝所建造者，蓋即嫦娥所居也。少年趨白嫦娥，嫦娥甫自瑤池回，尚未卸妝也。少年謂：「有下界人至此游囑，可許其一開凡眼。」並言特還此舟，深感嘉惠。嫦娥餘醒未醒，正如初放海棠，臨風欲睡。司芸、絳雲俱前相見問好。嫦娥問曰：「絳雲姊未知幾時下臨塵世，了此夙緣？」絳雲淚然，不答一語。司芸代答曰：「其期想不遠耳。心上人已在目前矣。」嫦娥為之啟齒嫣然。少年導生遍歷各處。有一處田數頃，彌望皆白苗。生問是何物，少年曰：「其下皆白璧，兩兩成雙，此所謂藍田種玉也。」因代取雙玉以貽生，曰：「他日即以此為聘禮。」既出月宮，則河畔雜舟，早已不見。生曰：「無舟何以渡河？」少年笑拍生肩曰：「君何慮哉？有此賢內助，又何煩余等世外人哉！」於是或乘鸞，或騎鶴，或駕龍駒，俱飛騰空中，致聲「珍重」而去。生回視，女拂石坐柳陰下，問生曰：「欲歸乎？欲留此間乎？」生曰：「余思即欲歸家耳。」女曰：「然則妾不能即從君行也。記取三年之後，漢市上有外來女子索雙玉作聘者，即妾也。君但持璧來，事即諧矣。謹志勿忘！」女於水中撮取桂實數枚，出手中帕包之，畀生曰：「清晨取并華水餐服，當有效。」取巾一方，令生立其上，頃之，則足下雲生，凌空而起，耳畔但聞風雨聲雜沓。生意不知現在何處，試竊凱之，眼甫啟，身已墮地，乃在山陰道上。捫囊中幸有餘資，得還杭郡。

初生之登舟也，家人已為之危，阻之弗聽。時見舟蕩漾乎河中，往來莫定，久之，冉冉上升，家人呼號拜禱，冀其速下，乃漸望漸遠，漸至杳然，咸以為仙去。有識者謂：「恐被妖人以邪術攝去耳。」問卜求神，殆無虛日。至是生還，悲喜交集。歷述所遭，始知所遇為真仙也。

荏苒三年，生將往踐其約，謀之於妻。生妻固大家女，甚賢淑，曰：「固是仙姬，我何妨下之。此間洞房陳設，我自摒檔，君但行勿慮。仙約不可負也。」生遂持璧往，住漢逆旅中。遍托媒媼，謂：「可有外來女子自願求鬻者否？」

先是，有陸媼者，素居婁江，曾嫁一守戎。守戎沒，家中落，頗不安於室，自以徐娘已老，姿態不足動人，乃栽植姊妹花數枝，為倚門買笑計。一日，忽來一女子，年僅五六，自稱失路無歸，願依活命。陸媼引之入內，略加盥櫛，容光煥發，細視之，丰韻娉婷，神情媚，皓齒明眸，神仙中人也。不禁喜出望外，將倚之為錢樹子。以婁江往來多戚串中人，不能公然設勾欄，適有相識者來，述其手帕姊妹在漢青樓，甚著名譽，遂往依之。因延曲師教以唱歌度曲彈琵琶，女一見即能，俱臻佳妙。及出酬應，豔名頓噪，呼往侑觴者殆無虛夕，因是身價頗高。有巨腹賈願出重金為之梳籠，女咸不願，謂陸媼曰：「我所以偶墮風塵者，原為覓嘉耦耳。豈真願以一朶青蓮花自葬於淤泥中哉？」即於身畔出白璧一雙，曰：「有能以此為聘者即從之，不受一錢。」數日間遍傳遠近。女雖初入章台，而巨官貴閥，名士雅流，無不加以賞識，知此信音，爭來下聘，願玉之潔白方正、淨無纖瑕，無有出女之右者。生有所聞，立即馳至，出玉與比，天然合璧，於是女意遂定，將偕生歸。陸媼一時驟失掌珠，牽衣號哭，定欲相從俱往。女命生贈以三千金，曰：「此所以報也，下半世吃著不盡矣。」

既返武林，與生妻甚相得，贈遺數事，悉珍異也。女謂生曰：「妾已待君匝月，來何遲也？妾所以必入平康者，亦以投時好；近日人情，非此不能遠播。即以妾觀，莫謂個中無奇女子。」生以女為月宮畫舫中人，因名之曰「月舫」，字之曰「香蓀」。女謂：「長髯者乃廣成子，白袿少年即王初平也。」